

論鳥卵生人神話的演變及其文化意蘊

譚德興

(貴州大學人文學院)

人非禽鳥，何來卵生？但這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出現的事情，卻在中國古代神話裏大量湧現。在中國古代關於人類降誕的一系列神話裏，其中就有一類是講人是如何卵生的。卵生神話有其初始和各種流變形態，深入剖析之，無疑可以發掘出古代民族遷徙、部族文化交融等許多重要文化內涵。

最早記載鳥卵生人神話的無疑是《詩經》。《詩·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孔穎達疏曰：“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芒芒然。”《毛序》曰：“《玄鳥》，祀高宗也。”很明顯，《玄鳥》篇本乃宗廟祭祀時追述先祖起源及其功業的篇章。該篇在追述殷商始祖契的降誕時，講到了玄鳥生商的事情。但由於詩歌的行文十分簡潔，故欲知玄鳥生商故事的細節則只能借助於其他文獻了。《呂氏春秋·音初》曰：

有城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諠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高誘註曰：“天令燕降卵於有城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城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顯然，此所引《音初》之文講的正是《商頌·玄鳥》之玄鳥生商的故事。不過，由於《音初》是在探討音樂的最初發生情況，前後連續講了“東音”、“南音”、“北音”、“西音”初始的發生故事，故上引《音初》之文不涉及吞卵生人的後續故事，只涉及北音發生之緣由。其目的重在揭示情感與詩歌發生之間的關係。而《史記·殷本紀》對玄鳥生商則說得更爲詳細：

殷契，母曰簡狄，有城氏之女，爲帝譽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

這是一則比較完整的玄鳥生商神話故事。司馬遷關於玄鳥生商的故事大概也取材於《詩》。因爲《史記·殷本紀》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故清人陳橋樑曰：“案司馬遷讀云：‘余以《頌》次契之事。’則此《本紀》所敘契事，本之《詩傳》也。”^[1]一般認爲司馬遷學的是《魯詩》，故《史記·三代世表》載《魯詩》學者褚少孫所言的玄鳥生商故事與《史記·殷本紀》基本一致。褚少孫說：

《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邱水，有燕銜卵墜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2]

魯詩學派屬今文學派，在兩漢時期立於學官。該學派關於玄鳥生商的闡釋大概也可以代表當時官

方主流文化階層的認識。但除立於學官的三家今文詩學外，尚有不得立於朝廷官學的古文毛詩學派。毛詩關於玄鳥生商的解釋卻與魯詩學派大相徑庭。《商頌·玄鳥·毛傳》曰：“玄鳥，馯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高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毛傳》對玄鳥生商的解釋已經完全沒有了神話色彩。這無疑是神話歷史化的充分表現。毛詩學派自謂傳自子夏，而子夏乃孔子言《詩》的高徒，故毛傳的說解大概秉承了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精神。

據上可知，玄鳥生商的故事在《詩》後有兩條明顯的演變綫索，一是神話歷史化的趨勢，如毛傳的解釋完全褪去了先秦玄鳥生商的神話色彩；一是如魯詩學派的說解，進一步強化其神話色彩，並敷衍出新的內容，如從《呂氏春秋》的墜卵地點“在臺”演變為在玄邱之水行浴；從先秦的有娥氏二女演變為有娥氏三姊妹。《漢書·藝文志》說：“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據此不難發現魯詩學派進一步敷衍玄鳥生商故事的根本動因。而且這樣的演變在東漢時期的三家詩學派裏愈加熱烈。《商頌·玄鳥》鄭玄箋曰：

天使馯下而生商者，謂馯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

鄭玄本來是為毛詩作箋，但其關於玄鳥生商的闡釋則完全不同毛傳。《後漢書·鄭玄列傳》說鄭玄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鄭玄《六藝論》說：“註《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則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顯然，鄭玄關於玄鳥生商所下的“己意”採用的是三家今文詩說。故皮錫瑞《經學歷史》說“(鄭)箋《詩》以毛為主，而間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謂己意，實本三家。”鄭玄對玄鳥生商的箋註與魯詩說基本一致。故清人陳奂《毛詩傳疏序》又說：“(鄭)作《箋》間雜魯詩，並參己意，不盡同毛義。”

又《楚辭·天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王逸註曰：“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呂氏春秋·音初》說“帝令燕往視之”，這個“帝”顯然是一個能支配萬物的神；王逸說“簡狄侍帝嚳於臺上”，則這個“帝”顯然是一個人了。王逸所言玄鳥生商故事的神話本質雖然沒變，但某些細節卻又是另一個版本了。又《淮南子·脩務訓》高誘註曰：

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偁背而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
《淮南子·墜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高誘註曰：
有娥，國名也。……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在以上高誘的註釋裏，對玄鳥生商神話又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如“偁背而生”、“簡翟、建疵”、“瑤臺”、“玄王”等。可見隨時間的推移，玄鳥生商的神話不斷層累增衍。

據以上論述可知，《商頌·玄鳥》篇大概是玄鳥生商神話的最初母本，其主要梗概便是“玄鳥生商”。而此則神話在其餘先秦兩漢典籍中的記載無疑都是同一神話傳說下的增衍。顯然，玄鳥生商神話的演變存在著層累造成之特徵。

玄鳥生商實乃東部部族之神話，其反映的主要是東方部族的始祖起源問題。因此，在東部民族中仍遺存大量玄鳥生商神話的近親變體。例如，《論衡·吉驗篇》曰：

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豬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淪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豬馬以氣噓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鱉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豬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鱉為橋之助也。

這則故事在《後漢書·東夷列傳》載之更詳：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欄，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因至夫餘而王之焉。

李賢註曰：“索或作橐。”可證《論衡》所言“橐離國”即《後漢書》的“索離國”。二書所言乃同一神話故事。據上可知，東夷夫餘國始祖“東明”的感生模式與玄鳥生商模式是基本一致的。雞子就是卵，從天而降下雞子就是從天降卵，這無異於玄鳥從天降卵生契。從天降鳥卵而生人，這似乎是東部民族對部族始祖降誕的普遍認識。又如《魏書·高句麗傳》曰：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剖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

又《隋書·高麗傳》也說：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又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曰：

（扶餘王）金蛙得女子於大白山南伏勃水，問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與姊姊出遊。時有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誘我於熊心山下鴨綠江邊室中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責我無媒而從人，遂謫居伏勃水。”金蛙異之，幽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遂而照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許。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又棄之路中，牛馬避之；後棄之野，鳥復翼之。王欲剖之，不能剖，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兒破殼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歲，巖然異常，自作弓矢射之，百發百中^[3]。

高麗李奎報《李相國文集》又載：

天帝遣太子降遊扶餘王古都，號解慕漱，……城北青河（今鴨綠江也）河伯有三女，長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葦花。三女自青河出遊熊心山淵……王謂左右：“得而為妃，可有後胤。”……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之，女等驚走，長女柳花為王所止。河伯大怒遣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於是河伯於庭前水化為鯉隨浪而遊，王化為獺而捕之；河伯又化為鹿而走，王化為豺逐之；河伯化為雉，王化為鷹擊之。……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從我訓，終辱我門！”令左右絞挽女口，女唇吻長三尺，貶於伏勃水中。魚師強力扶鄰告金蛙曰：“近有盜梁中魚而將去

者，不知何獸也。”王(金蛙)乃使漁師以網引之女，網破裂。更造鐵網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吻長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別宮置之，其女懷牖中日曜，因以有孕……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許，王怪之曰：“人生鳥卵，可為不祥。”使人置之馬牧群中，馬不踐；棄於深山，百獸皆護。雲陰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養之，卵終乃開，得一男^[4]。《四庫全書》史部載記類有《朝鮮史略》六卷，其中對朱蒙神話傳說的記載與上幾則材料也大同小異。以上關於高麗國的幾則神話雖然在詳略和某些細節上存在細微差異，但很顯然講述的都是同一個神話故事，都是講高麗國的始祖朱蒙的降誕問題。這幾則神話與《論衡》和《後漢書》中的東明神話實際上是由同一個神話故事母本分化而出。《魏書·高句麗傳》的“朱蒙”實際上就是東明。不過，東明神話是講夫餘國先祖的降誕，而朱蒙是講高句麗先祖的降誕。但既然夫餘與高句麗接鄰，且“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而《後漢書·東夷列傳》又云高句麗“東夷相傳以為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因此，夫餘與高麗本就是同一個種族。既然二者“言語法則多同”，那么在始祖降誕神話傳說上的一致性自是十分正常的。又《後漢書·東夷列傳》云高句麗“好祀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此祭祀的“東盟”神實際上就是東明。

與《論衡》和《後漢書》東明神話相比較，幾則高麗神話中女子受孕的方式和生出的結果似乎不一樣。後者乃女子受日照懷而孕，前者乃形如雞子的氣降身而孕。表面看確實有差異，但實質上仍是一樣的。太陽從形體上來說就是一個卵，與雞子無異，而古代實際上也是相信太陽中有三足鳥，那麼日光的下瀉就如同三足鳥遺卵了，而吸收日光之精華本就是感受一股精氣。明代小說《八仙得道》第三回說火龍真人見河畔浣衣女子，“舉起龍珠向那女子擲去，驚地半空中起個霹靂，一陣金光直奔入女子口中”，於是該女子便懷孕了，後從口中生出一個肉球，被道姑用水一噴，裂為兩半，裏面跳出一個女孩子^[5]。儘管這是小說家之言，但不妨看作是古人對鳥卵生人神話的文學性解讀。該小說的故事情節顯然受到了朱蒙神話的影響，而其中龍珠化作金光而下無疑是對朱蒙神話日光入懷的很好解釋。因此，受日照懷而孕與天降雞子氣而孕實質上是一樣的，這實際上也都是玄鳥墜卵生人模式的演變。不過生出的結果確實存在差異。東明神話所言的“生子”、“生男”似乎都是直接生出一個人來，但朱蒙神話則首先生出一個卵。此卵先被棄，後受暖破殼方才得一男。可能生卵再變人的情節較符合原始東明神話的本貌，《論衡》和《後漢書》中的故事大概經過了神話歷史化的處理。

《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有《皇清開國方略》一書，其卷首曰：

長白山，高三百餘里，綿亙千餘里。……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鶴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恩古倫、正古倫，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答曰：“吾等列僊籍，無他虞也。此天授爾娠，俟免身未晚。”言已別去。季女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哩雍順。”

又《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曰：

長白山，山高地寒，風勁不休，夏日環山之獸，俱投憩此山中，山之東北布庫里山下一泊，名布林瑚里。初天降三僊女浴於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三名佛古倫，浴畢上岸。有神鶴銜一朱果置佛古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古倫愛之，不忍釋手，遂銜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既感而成孕……後生一男，生而能言，倏而長成^[6]。

楊公驥先生說：“此與《史記·殷本紀》所載，除一為鳥卵一為朱果外，其餘情節皆同。此外，古倫與簡狄古音相近。今日松花江下流的赫哲族人稱鷹為‘闊里’，在其神話傳說中，所有女性(英雄的母、妻、姐、妹)都能變闊里以攻擊敵人。顯然，簡狄、闊里、古倫是一音之分化。”^[7]《清史稿》亦稱佛庫

倫吞朱果)此揭示出滿清始祖降誕神話與玄鳥生商神話實乃同一神話母本的兩個變體。滿清實乃古肅慎國的後裔。據《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肅慎在漢時稱挹婁,與夫餘接壤,且“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那麼佛古倫吞果感生與索離國侍女受雞子感生與柳花受日照感生應該都是在相同族屬文化基礎上由同一神話傳說分化而出。而且這些神話都是玄鳥生商神話的演變(日、朱果從形狀上而言實無異於鳥卵)。幾者之間的演變關係對照如下:

故事出處	發生地點	鳥	受孕方式	母	子
《史記·殷本紀》	河水邊	玄鳥	簡狄(帝嚳次妃)三人行浴,玄鳥墜卵,簡狄吞卵而孕	簡狄	契、佐禹治水、封於商、姓子
褚少孫《詩傳》	玄邱水	燕	三姊妹行浴,燕銜卵墜之,契母得卵、含之、誤吞	契母	契(無父而生)、生而賢、為堯司徒、姓子
《論衡·吉驗》		雞子	形如雞子氣入懷而孕	侍女	東明,被先棄後養
《後漢書·東夷列傳》		雞子	形如雞子氣入懷而孕	侍女	東明,被先棄後養
《魏書·高句麗傳》		日	日照而孕	河伯女	朱蒙
王氏高麗朝金富軾《三國史記》	大白山南伏勃水邊	日	河伯三女出遊,柳花於幽室受日照而孕	河伯女柳花	生卵被棄,母養卵破得男
高麗李奎報《李相國文集》	伏勃水邊	日	河伯三女出遊,長女柳花於幽室受日照而孕	河伯長女柳花	左腋下生卵,母養卵破得男
《清開國方略》、《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長白山湖泊	神鵲	三僊女行浴,神鵲銜朱果置衣上,季女佛庫倫吞果而孕	季女佛庫倫	生男即能言,體貌奇異

據上表可知,這些神話講述的都是部族始祖的降誕。其中神話故事發生的地點、涉及的人與物以及故事結構與思維模式都基本一致。可證這些神話本是由同一神話傳說分化而出。

三

由於各種原因,古代的某些部族並不會總是停留在某一個地域發展。部族可能會不斷遷徙,但部族中流傳的神話則是部族童年的記憶。它雖然不能確定部族文化的歸宿,但卻可以指明部族文化的起點。

鳥卵生人神話蘊涵著強烈的地域文化特徵。鳥卵生人實乃東部民族的始祖降誕神話。為什麼東部民族會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從鳥卵而生的呢?其根本原因可能在於鳥是東部民族的圖騰。《左傳·昭公十七年》曰:

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鷹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據此可知，鳥文化曾經在遠古的少皞氏部落盛極一時。鳥與少皞氏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杜預註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孔穎達《正義》曰：“《傳》言‘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鳳鳥以初立時至也。因其初立而有此瑞鳥，遂即以鳥紀事。雲、火、水、龍，亦以初立而有此瑞，用之以紀庶事。”顯然，雲、火、水、龍、鳥分別是黃帝、炎帝、共工、大皞氏、少皞氏部落的受命之瑞。既曰“受命”，自然此部落的興立秉承了上天的意志，而“受命之瑞”自然就是這種上天意志的代表與標誌。而以之為號和名百官，則“受命之瑞”又逐漸演變成部落的徽號與標誌。這些受命之瑞也就成為各部落最早的原始崇拜之神聖物件了，即各部落的圖騰。

少皞氏以鳥為圖騰，而少皞氏正是東部原始部落。《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註說：“窮桑，地在魯北。”《左傳·定公四年》載子魚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杜預註曰：“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孔穎達《正義》曰：“少皞之虛即曲阜是也，曲阜在魯城內，則魯之所都，正在少皞虛矣。《昭二十九年》註：‘窮桑，少皞之號。窮桑，地在魯北。’與此異者，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為帝。’蓋未為帝居魯北，既為帝乃居魯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因此，少皞氏是中國古代典籍中記載的東部最早的部族，且該部族以鳥為圖騰的部落。

東部原始氏族部落曾經以鳥為圖騰，故有其後裔各部族始祖降誕神話的鳥卵生人神話。先秦時期凡存在始祖降誕鳥卵而生神話的部族皆為東部民族。以上所引的夫餘國東明神話、高句麗朱蒙神話、滿清佛古倫吞果神話的東部地域特徵自不用多言。殷商有玄鳥生商神話，而殷商雖然後來居處中原，但其本為東部民族遷徙而來。楊寬先生說：

殷為東系民族，在中國史學界已成定論。徐中舒著《從古書中推測殷周民族》（清華大學《國學論叢》）以殷周為不同系之民族，傅斯年著《東北史綱》及《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更詳考殷之為東系民族，如殷神話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東北民族神話中祖先之朱明，亦由鳥卵產生。近陳夢家著《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二十期）更謂朱明即殷祖先之昭明，“朱”“昭”聲之轉。姜亮夫著《夏殷民族考》（見《民族雜誌》一卷十一及十二期，二卷一及二期）更明證“殷”即“夷”之分化字。古書於殷本多稱夷，如《左傳》昭二十年引《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墨子·天志上》引《太誓》又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此皆直以夷稱殷人之證^[8]。

殷商為東部民族已為學界所公認。而《左傳·昭公十七年》詳說其高祖少皞氏以鳥瑞名官的郟子本就是東部部族之人。而東方之“徐夷”也存在與朱明神話類似的先祖降誕神話。

《後漢書·東夷列傳》云“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李賢註曰：

《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鶻倉，持所棄卵銜以歸母，母覆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錄取，長襲為徐君。

此與朱明神話顯然屬同一神話之分化。立國在西部的秦也有先祖鳥卵降誕之說。《史記·秦本紀》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秦之先祖的降誕神話實乃玄鳥生商神話之變體。秦、商應該同族，秦亦為東部民族。故司馬貞《史記·秦本紀·索隱》曰：

女脩，顓頊之裔女，吞鶻子而生大業。其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按：《左傳》郟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氏。

《史記·封禪書》亦說：“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暉之神，作西時，祠白帝。”秦、趙祖少昊氏，自然本屬東部民族，少昊氏以鳥爲圖騰，故秦亦有先祖乃鳥卵而生之說。楊寬先生也說：

秦、趙本亦東夷而遷居西土者，《史記·秦本紀》稱其祖先之後有邲氏、徐氏、嬴氏，是邲、徐戎俱與秦同族。般人東夷有玄鳥降生之神話，《秦本紀》亦謂“女脩織，玄鳥墜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逸周書·作洛篇》稱“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熊爲楚氏，盈爲秦姓氏，蓋秦、楚本亦同族^[9]。

部族神話的一致性似乎暗示著部族文化之間存在著親密關係。《史記·微子世家》說：“箕子者，紂親戚也。”“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朝鮮史略》說：“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國人五千人朝鮮，武王因封之，都平壤。”作爲殷商三仁人之一的箕子不但是商紂王的親戚，而且是一個深諳陰陽五行文化的學者。周武王克商後曾專門拜訪箕子，箕子則爲其陳述了《洪範》之長篇大論。而作爲殷商親戚、重臣和文化學者的箕子能夠率五千人入朝鮮，且最終被周武王接受並封於朝鮮，似乎說明殷商與東部朝鮮之間在民族文化上的親緣關係。而在周公攝政時期的商紂兒子武庚叛亂中，東部諸族實起了重要作用。《後漢書·東夷列傳》曰：

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

據此可知，西周初期，殷商遺民勢力與東方諸部族曾聯合在一起，不斷反叛西周。前文楊寬先生引《逸周書·作洛篇》也稱武庚叛亂時，除東部諸族鼎力相助外，包括原本屬於東部民族的秦、楚也都參加了。這種聯合抗周行動，顯然有其相同的族屬文化爲基礎。

鳥卵生人雖然是神話，但它是人類童年的記憶。從鳥卵生人神話中，我們可以感受遠古時期人類那瑰麗的想象與神奇的思維方式。而從不同地域鳥卵生人神話的演變，我們似乎可以探究古代各民族之間的內在關係以及部族的遷徙與文化交融，進而似乎還可以對古代各民族的文化進行尋根。鳥卵生人神話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如後世的上巳節，便是由玄鳥生商神話直接演變而成的一種文化風俗。這也成爲文學創作的素材，如晉張協《襖賦》、晉潘尼《三日洛水作詩》、梁蕭子範《三月三日賦》、庾肩吾《三日侍蘭亭曲水宴》、江總《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等均專門描繪上巳節浮卵、浮棗和行浴等熱鬧場面^[10]。而《封神演義》中哪吒之降誕、《八仙得道》中村姑於河邊被龍珠金光入懷而孕後生卵破殼生人等故事則又充分說明鳥卵生人神話對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巨大影響，於此也可窺神話與中國文學關係之一斑。

註釋：

- [1] 陳橋樑：《魯詩遺說攷》，《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五十九。
- [2] 《史記·三代世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第55頁。
- [3] 轉引自楊公驥《中國文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6頁。
- [4] 同註釋[3]。
- [5] 楊爾曾：《八仙全傳》，嶽麓書社，1994年，第14頁。
- [6] 轉引自楊公驥《中國文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7頁。
- [7] 同註釋[6]。
- [8] 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第七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3頁。
- [9] 同註釋[8]。
- [10]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66年，第324頁。